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龔繡鸞

龔氏，豫章巨族也。多知名士，尤以詞章雄一郡。有世者，字玉叔，老明經。生一女，曰繡鸞。聰慧絕倫，喜讀詩詞，尤工帖括。父以此非女子所宜，令束諸高閣。無何，父遭疾猝逝，家貧母老，無以為生，遂投絳帳為蒙師。鄰有丁生者，習舉子業，頗自刻苦。其弟從女學。一日由塾歸，偶翻閱弟書，視其課程，見中有文字一篇，命意措詞，遠出己上。詢之，知出女手。因投以己所作文，求其刪潤。女亦不辭，抉疵摘謬，勝於嚴師。生不以為忤，時呈課文就正，並饋以束。由此文藝往來，互相心許。女深處閨中，外人罕見其面。與生雖結翰墨因緣，然以禮自持，從未一覘芳范也。

年餘，生應縣府兩試，俱列前茅。及游泮宮，然居首。女以此文名噪一時，童子軍中，多奉女為師，女居然高擁比而執牛耳矣。世家貴閥爭求婚焉，女咸不欲。有勸之者，則曰：「請以文章之高下為去取。」於是來求者必面試以文，久之少所許可，私謂母氏曰：「若勉相俯就，則丁生或可入選。」女遂歸於丁生。新婚彌月，即令下幃攻苦，晨夕督課無少解。是秋捷於鄉；明歲成進士，登詞林，皆女之功也。女容僅中人。生雖嚴憚之，而殊弗憊意。既以少年獲高第，意氣發揚，漸與諸同年作狹邪游。惟恐女知，時以虛詞誑女，為掩飾彌縫計。女亦陰疑之，漸加約束。夕赴賓筵，必計刻而歸，稍遲則反唇相稽，聲色俱厲。生之所至，偵騎四出，相屬於道。與生約法三章，違則閉之房外，或攜被他處，不與同宿。生甚苦之，漸弗能堪。雖日在溫柔鄉中，無殊狴犴，慨然歎曰：「名師弟而實夫婦，至親也；結伉儷而得科名，至樂也；載酒看花，尋芳拾翠，不過逢場作戲而已。追風月之餘歡，為風流之佳話，亦復何害？今若此人生，樂趣泯然盡矣！」私攜數百金，買棹遁至漢，逃婦難也。

生既出門，女知之，亦不復遣人往追。自詣梔子庵見素所相檢之尼曰蓮者，求其披剃，曰：「願祝發空門，證清淨業。世間孽緣，徒成冤苦。歡愛即生煩惱，一切色相皆空，一切繁華俱假。願自此生澈悟心，升兜率天，別無他想。」蓮曰：「君固貴人婦，徒以妒心生憤念，去道甚遠，後必悔之。」女曰：「余志已決，許不許均留於此，不復歸矣。」袖出金飾數事，曰：「以此供半生吃著，當必有餘。」即以左手捉發，右手執翦，將頭上青絲一齊翦去。蓮見之，合掌言曰：「善哉！從嗔念中來，仍從嗔念中去，佛門中無此優夷也。」女自此常居庵中，繡佛長齋，粥魚茶版，居然苦行清修，作女頭陀矣。

生自至漢，日遊曲里，凡噪香名著豔譽者，無不往訪。或設宴開樽，或翦燈留宿，顧遍覽群花，迄無當意，因歎曰：「漢口為南北要衝，素稱名勝，談者謂其欲空北部之胭脂，壓南朝之金粉。以我觀之，殊未必然。」生以青年太史，白袷少年，囊有金資，出則裘馬，青樓中人見其標格，無不爭相欽羨，到處逢迎。無如生眼界太高，少所許可，視涂脂抹粉者，概謂之鳩盤陀，以是落落寡合。

時有生同年謝韻樵亦來游，僦居大智坊，已浹兩月矣。言有蔡姬寶瑟，居於鮑家巷。產自淞北，旅於漢南，年僅四，尚未梳攏。識字知書，妙解音律，其丰神之倩逸，容貌之秀麗，章台曲院中殆無其匹。從不輕易見人；即見亦僅作寒暄數語而已。纏頭之費有定額，五金一茶，金一詩，二金一歌，紉子巨腹賈雖輸重金，亦不接納也。冶游子聞之，有稱為異事者，亦有資為談柄者，或有拚作孤注，以求一見，及既見而出，又皆廢然自失。謝以告生，生欣然偕往。家在弄底，高樓五楹，臨街聳峙，繡幕珠簾，如在天半。再進重闈，方是女房，玉軸牙籤，殆盈插架，漢鼎秦彝，環列几案。時天氣嚴寒，室中圍銅爐炷妙香，房幃乍啟，芬芳已徹鼻觀。坐既定，清茗再淪，而女始出。態度娉婷，不可一世。與談詩學源流，應答如響。女或偶問一二語，默無以應，生不覺為之舌橋不下。及命題賦詩，女殊不費思索，已成一篇，字比簪花，句同琢玉。生為駭歎，顧謂謝曰：「此當今才女也。雖君家道蘊復生，恐亦不能遠過。惟是絕代名媛，窮居空谷，尚嗟不偶，況使之淪落風塵，飄茵墮罔也哉？」言罷，淚為潛墮，反袂拭之。謝復欲請歌。生曰：「此非尋常勾欄可比，既知其才，安敢復加唐突？」隱有娶之之意。

既歸，托媒媼往問身價。女曰：「此客豐采亦復不俗。但奴有素願：必詩詞勝於我者，方可嫁也。」媒媼返命。生即出歷年來已刻行卷，授媼呈文。女閱之，曰：「文勝於詩。詩思甚清而詩筆未超，由於學力不至，未足為我之師也。」繼訪生門第，知為清流。女意似可。告媼曰：「必欲余為妾媵，執箕帚，請以三千金予母足矣。」生家僅中資，雖貴，一時措此巨金，亦殊不易。揚州掌鏹綱者，為生同年之父，交情頗密，將往求之，束裝待發。女聞生之他適也，恐其一去不復來，急遣媼往告曰：「所以索三千者，非他，將以為他日養母資也。若肯挈母俱行，則此時聘金多寡惟命，異日有資界之未遲。想郎君一諾值千金，片言重九鼎，必不負余也。」生喜，遽擇吉陳幣，納為室，即由漢達京師，不復言旋矣。旋以大考列一等，欽命為粵西督學使者，告假回里。

遣人逆夫人於庵中，閉戶不見；往返再三，絕之益堅，以所翦發貽生，題其上曰：「初為龔氏女，繼為丁家婦，今則庵中削髮尼矣。一發不留，六根永斷，冀成淨果，久絕凡緣。惟君及時行樂，勿以為念。」生知其志不可回，亦姑聽之。庵中有尼出人生家者，返述生娶妓為妾，豔絕塵寰，天人不畜也。龔夫人竊聞之，悲惋益甚，夜半自經，懸絕下墜。尼眾聞之，急入解救，灌治百端乃蘇。生攜女逕詣粵西，沿途所經名山勝水，無不紀之以詩，共相唱和，或驛亭聯吟，或旅館題詩，篇什之積，幾如筍束。閒中詢女家世，方知女本孫姓，字紅蕤，蔡則母家姓也。鹿城人而僑居閩者，故操吳音。父亦諸生，早沒，家無長物，難以餬口，為匪人所誘，隨母至漢覓舅氏，弗得，無行資，匪人居為奇貨，令人平康。幸女明慧，巧立此法，不致墮其術中。

女偕生攬桂林之勝，覘景懷思，彷彿前身曾經閱歷。偶經獨秀峰西偏，恍然悟曰：「去此數武當有一石洞，中鑿佛像，白石几榻無不具。」覓之果然。女不禁歎欲絕。以登涉勞倦，入一蘭若小憩，女又恍若舊游，輒指曰某處為香積寺，某處為鐘樓，歷歷不爽。生為僧寮偶話其異，有一長老在旁，詢女年齒，生備告之，長老屈指計之，曰：「是矣。石洞中有一白猿，常來聽經，風雪無阻，五年前忽爾脫去。揆之女生歲月，恰相吻合。」由是生戲呼女為「白猿後身」。

生任滿將歸。女晨起臨鏡理妝，淒然不樂，忽告生曰：「妾與君緣盡今日矣！昨夢冠星冠著霞帔，促登香，霓旌雲，前後擁護，冉冉升空際而沒，此非吉徵也。君前程方遠，好自為之。」言訖，瞑目跌坐而逝，鼻中玉箸下垂，芳齡僅有七。生哭之慟，即葬之於獨秀峰下，立石碣於墓上，題偈其旁曰：「生有自來，死有自去；七年華，了此一世。」生歸，以千金予龔夫人。夫人堅卻弗受。眾尼曰：「曷不以之修葺庵堂，裝嚴佛像？」乃命暫留。有盜偵知之，夜入其室，夫人覺而大號，盜拔刀斫之，殞，並卷其所有而去。翌晨報於生，生驚但不欲生，撫膺曰：「是吾過也！」出宦囊中所有萬金，曰：「以此經營事業，毋忝前人，克貽後嗣。吾將離此紅塵，懺除黑業。」逕入峨眉山修道，不知所終。